

陆明远送她的那条项链被她珍重地放进了旅行箱。
她有很多比这更贵重的首饰，不曾有哪一件如此讨她欢心。

素光同

|著|

上册

浮光掠影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掠影

素光同
[著]

[上册]

浮光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浮光掠影 / 素光同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8. 9

ISBN 978-7-5552-6649-5

I. ①浮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591号

书 名 浮光掠影

著 者 素光同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胡 芳

特约编辑 崔 悦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649-5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目录

〔上册〕

第一章 雪夜	1
第二章 蔷薇	6
第三章 藤萝	29
第四章 花蔓	63
第五章 新月	117
第六章 屏障	148
第七章 归路	189

目录

〔下册〕

第 八 章 歧途	237
第 九 章 反戈	304
第 十 章 警钟	341
第十一章 转机	402
番 外 一 经年往事	442
番 外 二 其叶蓁蓁	459
番 外 三 朝朝暮暮	467

第一章 雪夜

苏乔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场谈判中完全落于下风。

与苏乔谈判的人，是她年近七十的爷爷——老爷子名为苏景山，草根出身，在茅棚里长大，祖上三代都是贫农，却不是白手起家。

很多年前，苏景山使了一些手段，找了个家底丰厚的老婆，生下了大儿子和二儿子。发妻体弱多病，早先去世，而苏景山觉得家里不能没有女人，过了两年，他又娶了一位肤白貌美的妻子，也就是苏乔的亲奶奶。

当然了，这层血缘关系，代替不了利益链。爷爷以“理中客”的态度，面对苏乔，总结陈词道：“小乔，我一手创办了宏升集团，它在我手上发展了三十多年才达到今天的成绩。你爸是我的儿子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何况是我苏景山？我提议并购你们家的公司，是想让你们有更好的发展。”

他交握双手，淡淡地说着：“你爸从小不开窍，你也要钻牛角？”

苏乔没作声。她有些心不在焉。

墙角处，苏景山的助理正在泡茶。

助理年约五十，两鬓斑白，眉目深邃。他性格沉稳，办事效率很

高，当年从一堆年轻人中脱颖而出，扎根于总经办，为苏景山工作了三十余年。

公司上上下下，常有人想拉拢他，而苏乔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为“陆助理”。

陆助理全名陆沉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无暇他顾。但是眼下，陆沉和苏乔拉起了家常：“天底下做父亲的男人，没几个不挂念儿子。我也有一个儿子——他刚满七岁就去了英国，我和他交流不多，我这心里，还老想着他……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

他一边说话，一边端来茶杯。

苏乔拿起杯子接话：“陆助理，您这么忙，有时间照顾孩子吗？”

陆沉从容不迫地回答：“照顾孩子是我们做父亲的职责。你还年轻，等你将来有了稳定的家庭、成熟的事业，就能理解苏董事长今天的意思。”

苏乔一笑置之。

她喝了一口茶，闲谈般请教：“爷爷，我有一件事，经常想不明白。”

苏景山扫了她一眼，神色未改：“你啊，有时候和你爸一样，有话不能直说。”

啪的一声轻响，茶杯被苏乔放在了案几上，她直说道：“当年，奶奶去世，爸爸离家出走去了南方，白手起家。他们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宏升集团很像，只是爸爸的公司在南，爷爷的公司在北……”

利益纠纷，由此而来。

苏乔从座位上站起身，明知故问道：“爷爷，盲目的合并计划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您和我，还有我父亲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难道非要用商场上的那一套在自己家里钩心斗角、斤斤计较吗？”

她自知说了一句废话。

茶水渐凉。

寒冬腊月，北风阴冷，天空如同破裂的冰窟，漏下纷纷扬扬的大雪。

爷爷云淡风轻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名贵的手表，搁在手腕上。他看了

一下时间，笑道：“我是为了你们好。”随后低声一叹，宛如一位慈父，“只可惜你爸……”

他是一位七旬老人，已走过人生的大半程，操劳了三十几年，掌握了宏升集团百分之七十八的股份——这都是他应得的报酬。

可他仍有更长远的计划，更广阔视野。

苏乔无法理解，拐弯抹角道：“我父母经商这么多年，从没犯过法。如果不是你们设计了一个死局……”

“行了，苏经理，”另一旁的陆沉忽然打断道，“下午三点，公司有一场重要会议，苏董事长赶时间，您先请回吧。我们准备了合同文件，放在您的办公桌上，您签完名，苏董事长就派人去拿。”

陆沉走到几米之外的地方，拉开了气派而奢华的双开门——这是要送客了。

啧啧，他真是苏景山的好助理。

苏乔与陆沉擦肩而过，漫不经心道：“我听说，做人没底线，总有一天会遭报应。”

苏乔的声音太小，陆沉没有听清。

报应来得很快。

那日又是一场大雪，雪天路滑，交通不畅。苏景山的司机开着一辆宾利送他的老板回家，路上突然发生状况，操作失灵，刹车无效。他们撞碎了一辆面包车，连人带车翻在路边，鲜血流了一地。

司机重伤，当晚被送进了医院。而苏景山年老体弱，抢救无效，当场气绝身亡。他这一生，行过善，作过恶，私欲繁多，尝遍贫寒滋味，也享尽荣华富贵，咽气之际，他仍不甘心，用力抠住了皮椅，抓出一道道血痕。

他死状凄惨，次日一早，登上报纸头条。

宏升集团内部几乎举座震惊——掌握公司百分之七十八股份的总裁兼董事长，在一夜之间车祸去世。宏升又是一家非上市公司，未来的发展何去何从？

苏景山的长子顾不上哀戚，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，顺利承接了总经理一职。

苏乔看完邮件就佩服起了大伯父。她握紧手机，从宏升大楼的正门走进来，踩着八厘米的细高跟鞋。那鞋跟踏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撞击出一阵嗒嗒的轻响。众人纷纷向她行注目礼，尤其是年轻小伙子，眼睛快要黏在她身上。

一个年轻男人和她打招呼：“嘿，苏经理？”

他神色肃穆，流露一丝惋惜：“唉，没想到苏董事长遭遇了那种事。他老人家和蔼又慈善，我听完那个消息，难过得一夜没睡好。”

苏乔脚步一停。她忍不住心想，如果苏景山真愿意做一位善良仁慈的长者，那么她的生活将比现在好过得多。她索性开门见山道：“我爷爷昨晚出车祸，今天一早消息才登出。你未卜先知，失眠了一夜，还真可怜。”

站在她身旁的男人脸面一红，不再言语。

苏乔回头瞥他一眼，又走向了电梯。她隐约猜到，公司内部时局已乱。

苏景山溘然长逝，他的长子忽然上位，公司里一堆烂账算不清，保不齐将来要发生什么。

接连几日，苏乔噩梦缠身。她梦见苏景山埋下的隐患被引爆，父母因罪获刑——尤其是她的父亲。当年父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根本没有想过苏景山会故意坑害他。

而今，苏景山死了，那些下落不明的证据恍如一颗定时炸弹。

苏乔还没来得及探寻，公司内部又传出一个劲爆消息：苏景山的助理陆沉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他切断了所有通信方式，在几天之内，仿佛人间蒸发。

陆沉究竟去了哪里？这个问题，深深困扰着一众高管。

大家都有自己的猜测。某位高管对苏乔说：“陆沉是苏董事长最信赖的私人助理。这些年来，苏董事长做了什么，陆沉心里啊，那是最清楚的。”

苏乔反问：“所以呢？”

那人回答：“现在变天了，没人给陆沉撑腰。他再不跑，将来就没机会了。”

的确。

但他有什么地方非去不可？

苏乔想起，陆沉有一个儿子。

从小寄养在国外的儿子。

第二章 蔷薇

晚上八点，将近黄昏。

暮色逐渐蔓延，霞光却在收拢，繁茂的树林被寂静笼罩，于是教堂的钟声越发清晰，叮叮当当，不断回荡。

陆明远背对着教堂，在公园角落里写生。四月份的伦敦还有些冷，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，衣领半开，影子就落在斑驳的石墙上。

他画得很好，手法熟练，技巧专业。

该怎么形容他？

既英俊，又有才华——这是苏乔首先想到的七个字。比起他手中的素描画，他本人更像是艺术品。于是苏乔观望了一会儿，自然而然地与他搭讪：“哎？请问，你一个人在这儿站了多久呢？”

她听到啪的一下，是画架合上的声音。

凉风吹过耳边，筑起一道无声的界限。苏乔本分地站在原地，抬手指了指天空：“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你画完了吗？”

画完了吗？当然没有。陆明远觉得她明知故问。他一边收拾画架，一边敷衍了一句：“这是半成品。”他反握着画笔，戳了一下白纸，又问，

“看不出来吗？”

借着几米外一盏路灯的柔光，他回过头来，打量苏乔的脸。

苏乔轻轻挑眉。

她终于能和他对视。

灯光似乎在风中摇曳，奏响一场盛大的晚祷。

“我知道你画的是远景，”苏乔绕开话题，向他介绍自己，“陆先生，我们长话短说。我来自金河律师事务所，你应该猜到我是谁了。你的父亲陆沉，他委托我们……”

像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话，苏乔从包里拿出一沓文件，公章、签名、合同条款，一应俱全。哪怕陆明远仔细研究，也找不到任何纰漏。

苏乔却没料到，陆明远背起画架，看都没看她手上的东西。

他一手拎起一个挎包，在里面摸了一会儿。苏乔以为，陆明远要找什么信物。毕竟事关重大，他不可能无动于衷。

然而陆明远再一次出乎她的意料，他找到了一瓶罐装饮料，拉开铝合金环，随意喝了几口，没有继续说话的打算。

这也难怪，苏乔心想。

从小到大，陆明远都在国外上寄宿学校。他能用中文和她沟通，已经让苏乔倍感惊讶，她再接再厉地问：“陆先生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先看看合同怎么样？金河事务所的陈贺律师是我的老师，也是你父亲的私人律师。他最近身体不舒服，做了一个手术，所以让我出国找你。”

“你们不是说好了，17号和我见面，”陆明远侧目，忽然回答道，“怎么提前了两天。我记错日期了？”

他晃了晃饮料罐子，旁若无人地向前走着，穿过绿意盎然的公园，走近夜色中的教堂。不远处就是一片坟墓。十字架在月光中挺立，落影虚浮，幽深而冷清。

苏乔没有紧跟着陆明远。

她站在一座墓碑前，审视其上雕刻的文字。大写字母被风霜侵蚀，只能辨认出几个单词。

教堂固然神圣。它与死亡、新生都不可分割，不仅是举行婚礼的地

方，也是安葬故人的地方。

无论回忆还是现实，都让苏乔更加冷静。她双手拎包，反问道：“陆先生，我们联系不到你的父亲，除了提前动身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没有了。

至少陆明远回答不上来。

他喝光那一瓶饮料，握着空掉了的易拉罐，斜靠在一道铁栅栏上。蔷薇的花枝伸过矮墙，落到他面前争奇斗艳。

入夜，月光如练，给人无限遐想。

几秒之后，陆明远忽然问道：“你知道我在公园，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当然是林浩了，”苏乔耐心解释，“你平常不用手机，邮件回复也很慢……我们只能找林浩。”

苏乔所说的林浩，是陆明远的老朋友，也是他现在的邻居。

陆明远低头思考一阵，自言自语般询问：“你们能联系上林浩？我认识他十年，很少和别人谈到他。”

他拉开院子的后门，同苏乔一起走到了街外。两人在公交车站边默默等待，直到双层巴士姗姗来迟，陆明远才和苏乔挥手：“我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
他居然就这样道别了？！

苏乔感到不可思议。

但是随后，她又给他找了一个理由——艺术家云淡风轻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和她这种斤斤计较的俗人自然是完全不同的。

她快步跟上陆明远，踏进了公交车，对他穷追不舍：“陆明远，我不能跟你回家？完成合同上的任务，我才能回国啊。”

窗外景色快速更替，玻璃映出模糊的人影。由于当前时间为晚上九点，大多数商铺早已关门，只有酒吧和饭店灯火通明。

苏乔一贯嗜酒如命，但她不能下车。

她还要尾随陆明远。

陆明远的态度不清不楚，他没说不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

半个小时后，双层巴士停靠到站，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长街。星光隐入

夜幕，街头巷尾不见行人，只有一个喝多了的魁梧醉汉，迎面向苏乔和陆明远走来。

他口齿不清，胡言乱语，脚下还踢着一个酒瓶子。

很快，酒瓶滚到陆明远身边，又被他一脚踢了回去。除此以外，苏乔还听到陆明远用英文骂了一句更脏的话。

苏乔扭头，看了他一眼，陆明远便坦诚道：“我家附近治安不好。”

两人并排行走在坑坑洼洼、不知年代的石路上，他用一种平常的语气，说着吓唬人的话：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爸在公司里干了什么，你们事务所的老律师告诉你了吗？他们不想自找麻烦，就指派了你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陆明远脚步一停，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醉汉已经走远，整条长街上便只有他们两人。

巷子纵横交错，像是房屋堆砌的迷宫。苏乔站在陆明远身边，亮出了自己的护照，水珠擦过她的指尖，她还以为哪里漏水，抬头一看，才发现下雨了。

伦敦的雨说来就来，通常没有预兆。灯色就在雨中氤氲如雾霭。陆明远轻车熟路，撑起一把黑伞，半面遮在苏乔的头顶，他依然和她保持距离。

苏乔调侃道：“你的包里装了不少东西啊，雨伞、画笔、饮料瓶……”

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，街道被刷上了潮湿的墨色，陆明远的表情也不甚清晰，他有意无意问了一句：“你的包里只有合同文件吗？”

雨水阴冷而绵长，苏乔打了个激灵。

她即将和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回家。在她二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，这样的事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但是就此放弃，转头回国，她便要一无所有。

苏乔心中百转千回，面上依然笑得坦率：“我走得急，没做什么准备。”

“哦，”陆明远又问，“你想在我家住几天？”

他握着伞柄转了几圈，使得水珠飞溅——这个举动很像小孩子。苏乔小时候也喜欢这样玩雨伞，陆明远随意的举动让她侧目。

她理了理沾湿的长发，如实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要看总体进展。”

接下来，苏乔谈到了房租和伙食费，以及履行合同之后，陆明远能获得的好处。她说得通情达理，逻辑清晰，可惜陆明远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兴致索然的样子。

他们的沟通并不顺利。

夜里十一点，两人抵达目的地。

陆明远的家独门独户，紧挨着另一栋房屋。那屋子的主人也举着一把长柄伞，站在门口抽烟。他身形高瘦，肤色偏白，眼见陆明远走近，叼着烟卷笑起来：“巧了，出来抽个烟，都能碰见你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人就是林浩。

如果没有林浩提供的消息，苏乔不可能找到陆明远。她在公园里给出的解释，符合部分事实。

不过，此前的联系都是通过律师事务所，林浩并没有见过苏乔本人。他很快注意到她，香烟的气味飘散开来，他俯身凑近，询问了一句：

“Model escorts？”

这两个单词，可以代指应召女郎。

其实苏乔的装束很正式，只是来时的路上，雨水穿过伞沿，或多或少淋到了她。

深更半夜，一位衣衫浸湿的美人陪着一个不解风情的男人回家……

从林浩的角度来看，他的设想合情合理。于是，他的笑容变得暧昧不清，继续和陆明远低语：“哥们儿，你开窍了？”

陆明远却道：“开个鬼窍，你发什么疯。”

林浩的嗓门儿很小，隐没在风雨中。而陆明远的声音穿透水幕，让苏乔听了个清清楚楚。

“哎，”林浩吸了一口烟，唯恐天下不乱，“你这么凶，会吓到人家小姑娘。”

然而他低估了苏乔。她就站在台阶上，安然自若，等待陆明远开门。

陆明远打开门锁，首先进屋，苏乔跟在他身后，随手关门。关门之前，目光与林浩交会，她竟然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。

林浩掐灭烟头，只觉得今夜有些冷。

陆明远的家不算大，但也足够两个人生活。

客厅铺着柔软的地毯，墙上挂着几幅油画，其中一幅画下面，还有一座尚未完工的雕像。那雕像足有一人高，囊括五官和四肢的雏形，神态接近新古典主义，被冷色调的台灯一照，映出了大理石独有的光晕。

或许是因为不喜欢展示一个半成品，陆明远用绒布盖住了雕像。

诚然，他缺乏待客的热情。

苏乔主动询问：“陆先生，我能睡沙发吗？”

陆明远摇了一下头，敲响一间卧室的房门，安排道：“你住这个房间。”

头发湿了，外套上沾着雨水，他迫切地想洗澡。但是苏乔还在这里，她提点道：“你的父亲陆沉先生，他在宏升集团做董事长助理做了三十多年。今年一月份，董事长出车祸去世，股权也没有变更……董事长有三个儿子、五个孙子和孙女。”

陆明远对这一场豪门争夺战有所耳闻。今年二月，他收到父亲的邮件，父亲说要放下国内的事务，来欧洲散心。

他意识到这是父亲想从商业纠纷中抽身。

苏乔自认看准了时机。

她撒谎道：“我的老师叫陈贺，是你父亲的私人律师，为他工作了三十年，把他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”

陆明远坐到沙发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茶。茶香蒸腾时，他又想起了戳在这里的苏乔，便给苏乔也端了一杯：“下午出门前，我烧了一壶热水，没凉。”

苏乔接过杯子，心中有些惊讶——她没想到陆明远会给她倒水。

陆明远用茶杯焐手，言辞散漫道：“你老师的好朋友，和他保持了三十年的雇佣关系。”

“这么说也行，”苏乔退让一步，委婉道，“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有三十年的交情。”

陆明远不甚在意：“我和你也有一天的交情。”

苏乔接话：“或许将来，我也能和你做朋友。我是说，如果我有这个荣幸。”

她将姿态放得很低。

陆明远却没有明显的反应。他喝完半杯茶，拎着浴巾走进卫生间，在那一刻，反锁门的啞嗒声，似乎格外清晰。

花洒喷头被打开，蒸汽肆意蔓延，蒙了雾气的镜子照出他的身形，无论正面还是侧面，都经得起苛刻的考验。可惜这幅景象无人欣赏，就连待在卧室里的苏乔也没有半点旖旎心思。

她恰如一位本分的客人，坐在指派的房间里，低头查看自己的邮件。

窗外的风雨如水幕一般，接连不断，冲刷着单层玻璃。苏乔略感疲乏，给自己的秘书发消息：“一个礼拜，要是一无所获，我就回国。”

秘书二十四小时在线，很快附和道：“好的，我会跟进技术组。”

再怎么依赖技术组也无法改变她们的处境，这一句真理，苏乔和秘书都没有点破。但苏乔仍然在努力挣扎。她既可怜自己孤军奋战，又无法拉拢得力干将。不过她的优点在于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她就会坚持到底。

等她忙完，已经是凌晨一点。

房门外还有脚步声，陆明远也没有睡觉。他四处走动，像个游荡的守夜人，后来他终于停了下来，却传出一阵响亮的剃刀声。

刀刃敲击在硬物上，发出咣当咣当的重响，富有节律，让人心惊。

一个深居简出、爱好匮乏的男青年，在凌晨时分挥刀，恶狠狠地砍着什么，还有回来的路上，他对待酒鬼的凶煞态度、一言不合就骂脏话的习惯，总算让苏乔明白了，陆明远这个人呢，表面上冷静，像座冰山，其实脾气不好，易燃易爆。

苏乔打开房门，直奔声源而去。

陆明远就在厨房，背对着她，右手拿着一把菜刀。

苏乔把防身的小型电棍塞进衣服口袋，热络又恳切地问他：“嘿，这